

VICTOR
HUGO

悲惨世界(下)

[法国] 雨果 著 潘丽珍 译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译林出版社

悲慘世界

(下)

〔法国〕雨果 著 潘丽珍 译

VICTOR
HUG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惨世界／(法)雨果(Hugo, V.)著;潘丽珍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 les Misérables
ISBN 7-80657-128-0

I. 悲… II. ①雨… ②潘…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8651 号

书 名	悲惨世界
作 者	[法国]雨果
译 者	潘丽珍
责任编辑	韩沪麟
原文出版	Les Editions Gallimard, 1951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 - m a i l	yilin@public1.pp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扬中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49.125
插 页	11
字 数	1201 千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128-0/I·118
定 价	(典藏本上、下卷)6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次

(下)

第四部 普吕梅街儿女情	
圣德尼街英雄血	869
第一卷 讲点历史.....	871
一 开了个好头.....	871
二 半途而废.....	876
三 路易-菲利普.....	880
四 基础下的裂缝.....	887
五 产生历史并为历史忽视的事实.....	895
六 昂若拉及其干将们.....	906
第二卷 埃波妮.....	912
一 百灵鸟场.....	912
二 监狱里如何孵育罪恶.....	917
三 马伯夫大爷遇见“精灵”.....	922
四 马里尤斯遇见“幽灵”.....	925
第三卷 普吕梅街的房子.....	931
一 神秘的房子.....	931

二	让·瓦让——国民自卫军战士	935
三	枝繁叶茂	937
四	换了栅栏门	941
五	玫瑰发现自己成了武器	946
六	战斗开始	950
七	你愁我更愁	953
八	一队押往苦役牢的犯人	958
第四卷 人助也许是天助		968
一	外伤治愈了内伤	968
二	普鲁塔克大妈自有解释	970
第五卷 结尾不像开头		979
一	荒园和兵营相结合	979
二	珂赛特害怕了	981
三	杜珊信口开河	984
四	石头下面有颗心	987
五	珂赛特读完信之后	991
六	老人生来为了及时走开	993
第六卷 小加弗洛什		997
一	风的恶作剧	997
二	小加弗洛什借拿破仑大帝的光	1000
三	越狱波折	1023
第七卷 俚语		1037
一	来源	1037
二	基础	1044
三	哭的俚语和笑的俚语	1053
四	双重责任:关心与期望	1057
第八卷 狂喜与悲痛		1062
一	心中充满阳光	1062

二	完美的幸福使人昏昏然	1067
三	初现阴影	1069
四	Cab 在英语中“滚动”,在俚语中“吠叫”	1072
五	夜间出没的东西	1081
六	马里尤斯回到现实中, 把地址告诉了珂赛特	1082
七	年老的心和年轻的心对峙	1088
第九卷 他们去哪里?		1101
一	让·瓦让	1101
二	马里尤斯	1102
三	马伯夫先生	1105
第十卷 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		1110
一	问题的表象	1110
二	问题的实质	1114
三	葬礼:再生的机会	1121
四	当年激奋的场面	1126
五	巴黎的与众不同	1131
第十一卷 原子同风暴和睦相处		1135
一	关于加弗洛什那些歌谣来源的说明, 一位法兰西院士对这些歌谣的影响	1135
二	加弗洛什向前进	1137
三	理发匠有理由愤怒	1141
四	孩子看见老人,十分吃惊	1143
五	老人	1145
六	新加入者	1148
第十二卷 科林斯酒店		1150
一	科林斯酒店的历史	1150
二	暴动前喝酒取乐	1156

三	格朗泰开始酩酊大醉	1166
四	设法安慰于施卢寡妇	1170
五	准备工作	1173
六	等待	1175
七	在比埃特街加入队伍的人	1179
八	关于一个可能是化名的卡比克的几个疑点	1183
第十三卷 马里尤斯走进黑暗		1188
一	从普吕梅街到圣德尼区	1188
二	鸟瞰巴黎	1190
三	边缘	1193
第十四卷 绝望的壮举		1199
一	红旗——第一幕	1199
二	红旗——第二幕	1202
三	加弗洛什不该拒绝昂若拉的卡宾枪	1205
四	火药桶	1206
五	让·普鲁韦的绝唱	1208
六	生也痛苦,死也痛苦	1210
七	加弗洛什计算距离深谋远虑	1215
第十五卷 武夫街		1219
一	吸墨纸成了泄密纸	1219
二	与路灯作对的流浪儿	1227
三	珂赛特和杜珊睡觉的时候	1231
四	加弗洛什过于热忱	1232
第五部 让·瓦让		1239
第一卷 四堵墙内的战争		1241
一	圣安托万郊区的旋涡,	

圣殿郊区的岩礁	1241
二 在深渊中,不聊天干什么?	1248
三 情况明朗,前途阴暗	1252
四 减了五个,加了一个	1254
五 从街垒顶上展望未来	1261
六 马里尤斯惊恐不安,雅韦尔言简意赅	1264
七 形势严峻	1266
八 得认真对待炮手了	1270
九 运用影响一七九六年判决的 偷猎者的才能和百发百中的枪法	1272
十 晨曦	1274
十一 弹无虚发,却不伤人	1277
十二 拥护秩序的人却无秩序	1278
十三 闪过希望之光	1282
十四 这里可看到昂若拉情人的名字	1284
十五 加弗洛什到了街垒外面	1286
十六 兄长如何变成父亲	1290
十七 亡父等待将死的儿子	1298
十八 秃鹫成了猎物	1300
十九 让·瓦让以德报怨	1304
二十 死者有理,生者无过	1307
二十一 英雄	1316
二十二 短兵相接	1320
二十三 俄羅斯忒斯腹中空空, 皮拉得斯烂醉如泥	1324
二十四 俘虏	1327
第二卷 利维坦的肠子	1330
一 大海使土地贫瘠	1330

二	下水道的古老历史	1334
三	布律纳索	1338
四	无人知道的细节	1341
五	今天的进步	1344
六	未来的进步	1346
第三卷 身陷污泥,却心灵高尚		1350
一	下水道及其意想不到的事	1350
二	情况说明	1355
三	被跟踪的人	1357
四	他也背着十字架	1361
五	流沙像女人,也会背信弃义	1364
六	地陷	1368
七	有时功败垂成	1370
八	撕下一片衣角	1372
九	在行家看来,马里尤斯已死了	1377
十	不要命的孩子回来了	1381
十一	绝对信念发生了动摇	1383
十二	外祖父	1385
第四卷 雅韦尔灵魂出轨		1391
第五卷 外孙和外公		1403
一	又见到了钉锌皮的栗树	1403
二	马里尤斯走出内战,又准备向家里开战	1406
三	马里尤斯发起进攻	1411
四	吉诺曼小姐终于认为 福施勒旺先生夹着东西来没什么不好	1414
五	把钱埋在森林里, 比放在公证人那里更合适	1420
六	为了珂赛特的幸福,两位老人各尽所能	1421

七	噩梦萦绕幸福	1430
八	两个无法找到的人	1432
第六卷 不眠之夜		1436
一	一八三三年二月十六日	1436
二	让·瓦让一直吊着胳膊	1447
三	形影不离	1456
四	不死的心	1458
第七卷 最后一口苦酒		1463
一	第七层地狱和第八重天	1463
二	泄露的秘密中会有疑点	1480
第八卷 暮色渐浓		1488
一	楼下的屋子	1488
二	又退了几步	1493
三	他们回忆起普吕梅街的花园	1495
四	引力与熄灭	1500
第九卷 最后的黑暗,最后的曙光		1502
一	同情不幸人,宽宥幸福者	1502
二	无油之灯的最后闪烁	1504
三	昔日抬得起福施勒旺的车子, 如今连笔都拿不动	1506
四	水落石出	1508
五	黑夜后面是白天	1527
六	被荒草掩埋,雨水刷尽	1536

第四部 普吕梅街儿女情 圣德尼街英雄血

第一卷 讲点历史

一 开了个好头

七月革命后的两年,即一八三一和一八三二年,是历史上最特别、最令人震惊的一个时期。这两年犹如两座山峰,屹立在它们前后的年代中间。它们具有革命的威严。期间,耸立着一个个悬崖绝壁。社会各个阶层、文明的基础、由相互重叠相互依存的利益构成的牢固的群体、世世代代形成的法兰西古老形象,这一切,在制度、激情和理论的风云变幻中时隐时现。这些时现时隐的东西,被叫做抵抗和运动。人类的心灵之光——真理不时地在中间闪耀。

这无与伦比的时期相当短暂,离我们已有一段距离,因此,现在来回顾一下,应该能抓住它的主要特点了。

我们就来试一试。

王朝复辟是一个很难定义的中间阶段,期间充满了疲惫、窃窃私议、悄悄耳语、困倦、喧闹,这只是表明一个伟大的民族到了一个阶段。这样的时期是奇特的,往往使那些想从中渔利的政客们上当受骗。开始时,国民只求休养生息;他们一心渴望安宁,一心想做小人物。这表明大家想过安宁的日子。大事件、大事变、大冒险、大人物,谢天谢地,这些见得够多的了,已忍无可忍。人们宁愿

舍恺撒，而要普鲁西亚斯^①，弃拿破仑，而求伊夫托王^②。“多好的国王啊！”人们天不亮就动身，长途跋涉了一整天，已是晚上了，同米拉波走了第一程，同罗伯斯庇尔走了第二程，同波拿巴走了第三程，现在腰酸背痛，精疲力竭。人人都想要张床。

已疲惫了的献身精神，已衰老了的英雄主义，已满足了的勃勃野心，已获得了的巨大财富，都在寻找着，要求着，哀求着，恳求着。要求什么呢？一个安乐窝。它们得到了。它们享有了和平、宁静和闲逸。它们心满意足了。可与此同时，一些既成事实冒了出来，它们要求承认，前来敲旁边的大门。这些事实产生于革命和战争。它们存在着，生活着，它们有权在社会上安营扎寨，它们正在安营扎寨。通常，这些事实好比为大部队准备粮草的先行官，是为原则准备住处的。

于是，政治哲学家们便看到了这样的事：

就在疲倦的人们要求休息的时候，那些既成事实也要求给予保证。既成事实要求保证，同人民要求休息是一个道理。

这正是英国在护国公^③下台后，向斯图亚特家族提出的要求；也是法国在帝国崩溃后，向波旁王族提出的要求。

这些保证是时代的需要。一定要给的。君王们“给了”，其实，是事物本身的力量决定的。这是应该认识的深刻真理，而一六六〇年，斯图亚特家族对此毫无认识，一八一四年，波旁家族甚至毫无感觉。

拿破仑垮台时，那注定要当国王的家族回到法国，竟头脑简单地认为一切都是他们给予的，他们所给的东西，可以重新要回来；认为波旁王族拥有神权，法兰西则一无所有；认为路易十八宪章中

① 普鲁西亚斯即俾提尼亚的国王(前192—前148)，为了讨好罗马人，他派人暗杀汉尼拔。

② 伊夫托王为法国诗人贝朗热笔下的滑稽人物。

③ 护国公这里指克伦威尔，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独立派领袖。

让与的政治权利，不过是神权的一个枝桠，是波旁王族把它摘下来奉送给人民的，国王什么时候想收回就可以收回。可是，既然给人民这个权利他们感到不高兴，就该意识到这并不是他们给与的。

他们对十九世纪满怀恼怒。每当人民笑逐颜开，他们便愠形于色。拿粗俗的，也就是大众的和真实的话来说，他们心里窝火。人民对此看在眼里。

他们自以为很强大，因为拿破仑帝国在他们面前像舞台布景那样被搬走了。他们没有发现自己也是这样被搬来的。他们没有看见自己也掌握在搬走拿破仑的那只手里。

他们自以为根深蒂固，因为他们就是过去。他们错了；他们是过去的一部分，但整个过去，乃是法兰西。法国社会并不根植于波旁王族，而是法兰西民族。这些深入地下的、生气蓬勃的根，绝对不是一个家族的权利，而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它们无所不在，惟独不伸到宝座下面。

对法兰西而言，波旁王族是它历史上一个辉煌而血腥的节疤，但已不是它命运的主要成分和政治的必要基础。完全可以不要波旁王族，而且已抛弃了二十二年，法兰西依然存在，他们却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怎能意识得到呢？在他们的想像中，热月九日那天，是路易十七在统治法国，马伦戈战役那天，是路易十八在统治法国。有史以来，从未有君王如此无视历史事实及其所包含的一部分神权。也从未有王权如此否认过神权。

这一重大错误，导致这个家族收回了一八一四年“给予”的保证，收回了他们所谓的让与。多么可悲！他们所谓的让与，是我们斗争得来的；他们说我们是侵占，其实那是我们的权利。

复辟王朝自以为战胜了波拿巴，深深扎根于国家，也就是说，自以为力量强大，根基坚固，一旦认为时机成熟，便当机立断，孤注一掷。一天早晨，他们突然矗立在法兰西面前，提高嗓门，否认集体的权利和个人的权利，即否认民族的主权，公民的自由。换句话

说,他们否认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的东西,公民之所以成为公民的东西。

这就是所谓七月敕令这个臭名昭著法案的实质所在。

复辟王朝垮台了。

它垮得合情合理。不过,我们要说一句,它并不是对所有进步都一概敌视。许多大事完成时,它就在旁边。

王朝复辟时期,人民习惯于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这是共和国时期所没有的;人民也习惯了在和平中求强盛,这是帝国时代所没有的。自由和强盛的法国,对于欧洲的其他国家,是一种鼓舞人心的景象。罗伯斯庇尔时代,革命有发言权;拿破仑时代,大炮有发言权;而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时代,才轮到智慧有发言权。风停了,火炬重又点燃。人们看见,在宁静的山顶上,纯洁的思想之光在闪烁。那是灿烂、有益和动人的景象。人们看见,十五年中,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量才任职等重大原则,这些对思想家是古老的,但对政治家却是十分新鲜的原则,曾和平而公开地施加着影响。这状况一直延续到一八三〇年。波旁王朝是文明的工具,最终在上帝的手中粉碎了。

波旁王朝垮台时,气势十分磅礴,但并不是他们,而是人民。他们严肃地离开了宝座,但已失去往日的威风;他们以这种方式沉入黑夜,并非以那种会给历史留下伤感的方式庄严退出;既非查理一世幽灵般的沉寂,亦非拿破仑雄鹰般的啸鸣。他们离开了,仅此而已。他们放弃了王冠,但没有保留光环。他们是高贵的,但却没有威仪。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面对不幸,缺少君王的威严。查理十世在流放瑟堡时,命人把一张圆桌改成方桌,似乎对面临危险的礼仪,比对面临倾覆的君主政体更关心。这种衰退,使热爱他们本人的忠诚之士和热爱他们家族的严肃之人忧心忡忡。至于人民,他们是值得敬佩的。一天早晨,人民遭到保王党叛乱的武装袭击,却感到自己非常强大,因而没有动怒。他们进行自卫,采取克制态

度，使事物恢复秩序，使政府恢复法制，让波旁王族流放瑟堡，可惜呀！他们到此便止步不前了。他们从庇护过路易十四的华盖下，抓住了老国王查理十世，却把他轻轻放到地上。他们只是忧伤而小心翼翼地触动王室成员。这样做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几个人，而是法兰西，整个法兰西，胜利了的并陶醉于胜利的法兰西，他们回想起，并在世人面前实践着街垒日^①之后纪尧姆·德·韦尔发表的那段庄严的话：“那些善于博得君王恩宠的人，像小鸟那样从一个枝头跳到另一个枝头，从逆境跳到顺境的人，是很容易大胆地反对遭受恶运的国王的；但对我来说，不管国王们命运如何，都是值得尊敬的，尤其是身处逆境的国王。”

波旁王朝下台赢得了尊敬，但却没有人遗憾。正如前面说过的，他们的不幸大于他们自身。他们在地平线上消失了。

七月革命在世界上很快有了朋友和敌人。朋友们热情洋溢、兴高采烈地奔过来，敌人却别转脑袋，各人按自己的性格行事。起初，欧洲的君王们心头不悦，目瞪口呆，他们像黎明时的猫头鹰，闭上了眼睛，等他们张开眼时，却是为了威胁恐吓。他们惊恐不安可以理解，他们怒不可遏也可以原谅。这场奇特的革命算不上一次冲击，甚至不屑把被击败的王权当做敌人，使之流血。专制政府向来对自由派互相诽谤感兴趣，认为七月革命既来势凶猛，就不该温良恭俭让。况且，没有人企图策划阴谋，反对这场革命。最不满意的人，最恼怒的人，最害怕的人，都向它表示敬意。不管我们多么自私，多么怨恨，我们感到，在这场革命中，有一种超然于人之上的力量在鼎力相助，于是，一种神秘的敬意便油然而生。

七月革命是权利推翻事实的胜利。这是光辉灿烂的事。

^① 街垒日是指一五八八年五月爆发的巴黎平民起义。纪尧姆·德·韦尔(1555-1621)是当时的一个政治家、大法官和演说家。街垒日后，他在议会前发表了一个演说。